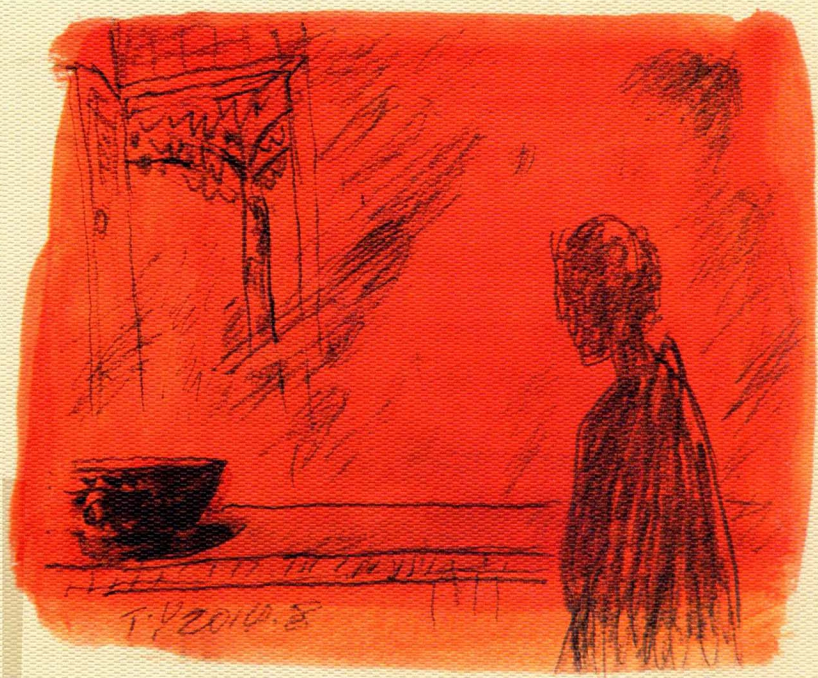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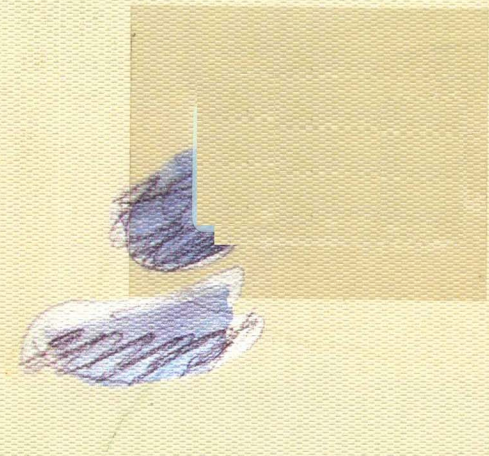


母亲的大碗

Mother's Big Bowl

铁扬 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母亲的大碗

Mother's Big Bowl

铁扬 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的大碗:铁扬散文集/铁扬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09690-9

I. ①母… II. ①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9962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美术编辑 赵 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1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10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90-9

定 价 45.00 元

屈铁羊的故事（代序）

其实我不姓铁，我姓屈，小时候父亲为我取名铁羊——屈铁羊，改铁扬是一个年轻人的“年轻举动”。那时我觉得“屈”不易读，铁羊又显“村气”，少“气质”。一次填表时，就在姓名栏内偶然写了个铁扬。自己很得意：觉得铁姓坚定，扬又飘逸——发扬、飞扬……再后来，连两个女儿也姓了铁。过了些年，我才觉得父亲为我取名铁羊实在可爱，但又难以再启用。

屈姓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极少见的姓氏，据传这是楚国人屈原后代的一支移民，但我们又拿不出证据，不便攀此“高枝”。只有一个现实可做联系，就是我们在村子里所处小街，不叫街，叫“巷”——屈家巷。巷这个称谓在我们那一带农村中是不存在的，巷字显然来自南方，也许楚国？

汉时，屈姓或许在此已有多代，代代再相接至我的父辈。

我出生的村子叫停住头，一个奇特的村名，至于这本书中多次出现的笨花村，是由作者杜撰而来。笨花是棉花

的一种，笨花以外还有洋花。笨花是本地种，我们种它。这种棉花绒短，但皮实耐用。我常觉得我身上有笨花的性格。停住头倒是一个古村落，据说它与西汉时王莽和刘秀之战有关：王莽将刘秀追到这村，刘秀在此“停驻”多时，故得名。

从童年到少年我和我那些存有笨花性格的亲人和乡亲相处，觉得那时的生存状态尽是自然而然：天黑时，你眼前才是一盏棉花籽油灯，掀开锅是一锅小米夹杂薯类的稀饭。而有的乡亲他们眼前连棉花籽油灯和小米稀饭也不存在，但从这里诞生出来的故事我终生难忘。

许多朋友都说我画画写文章和我的父辈有关，反正我身上流淌着的是他们的血液。他们的性情附在我身上。

祖父是位旧军人，他早年入北洋新军，属直系，历练军中各阶级；还乡为民时，他是孙传芳麾下的一名将军。他曾和孙结拜兄弟，一九二四年和孙进入杭州那天，亲眼

目睹了雷峰塔的倒塌，他常觉得这给直系带来了晦气。

祖父对雷峰塔倒塌的目睹，也激起我奶奶对《白蛇传》里白素贞命运的关心。白蛇素贞的故事就是奶奶所讲故事中的一则“重头戏”。

奶奶是位普通乡下人，但她心中自有一个“外部世界”，童年的我和奶奶同睡一个炕，便常随着她在她的外部世界里“漫游”。她从白素贞的故事里忽而又转向了汉口，她说：“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她说城陵矶人卖鱼把鱼头和鱼身分开卖；在保定居住时，她爱看学生演的文明戏，她会唱《复活》里的一首洋歌：“啊，我的喀秋莎，你还记着那往事吗？捉迷藏在丁香花下，我跌倒泥坑你把我拉……”后来我得知，这是夏衍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所作话剧里的插曲。

父亲跟祖父走过南北，他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是位中西合璧的医生，是当地国共两党的创始人之一，且是一

位“杂家”。他在当地推行新文化运动，创办新式学校，和一位在当地传教的瑞典牧师交朋友。他自己作诗、谱曲、写剧本，连戏曲舞台上的锣鼓经都有了解，这使得童年的我就知道锣鼓经里有“四击头”“水底鱼”“败锣”一类。

当然父亲对我的教育不只锣鼓经一类，抗战初期在无学可上时他督我读了大量的带启蒙性的汉语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还有更“深沉”的文字，如：“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

那时我说话口吃，常有一种自惭感，从父亲那里得来的知识我心中有数，但我说不出。一次我看了一出叫《捉放曹》的京剧，回到家父亲问我，那位捉住曹操又放了曹操的是谁，我知道是陈宫，但我说不出“陈”字，父亲无奈地看着我。他设法让我克服口吃，但收效甚微，我会顺利地说话那是许多年后的事。

在我的少年时代，作为父亲子女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革命”，在我们那里叫“脱产”。我脱产了，先在革命队伍的后方医院当“学生兵”，我学习配置软膏、打针，钳出战士身上陷着的子弹，还做过助产士的助手，看婴儿和母体的分离过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进过被称作革命摇篮的“华大”（华北联合大学）。考入“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才是我进入艺术领域的正式开端。在选择文艺院校时，我选择了它。我欣赏它教学内容的“杂”。除了有名画家教你严格的油画技法外，还有戏剧大家教你去了解戏剧的方方面面：从奥利皮德斯到汤显祖；从布莱希特到欧阳予倩的“春柳社”；而讲名著选读的教授要你一口气读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

中戏陶冶了我，至今我常常记起在那里每个宝贵的这样那样的瞬间。

要说我应该成为一位舞台美术家的，但阴差阳错我却

成了一位专职画家，画着画又三心二意地想着“写点”什么。于是我的思维又“杂”起来，父辈的性情又附在身上。我总觉着停住头村中那些有油灯和没有油灯的故事，是故事。《美的故事》那么美，写《母亲的大碗》时，你用不着再做什么虚构；丑婶子、团子姐在我的思维中永远不会泯灭。这些老的“村事”好像又联系着后来我在太行山中认识的二丫头、菊菊和“小格拉西莫夫”们。他们和他们相距甚远又像离得那么近，一块写出来成了一种自然。

“村事”是这本书的主旨，一点“洋”故事和一点有关艺术的思维倒成了陪衬，但这一切也联系着我对艺术的一点浅薄认识。谈到艺术原来人对它认识的局限性是那样不可逾越，像我这类杂家也是“碰碰”而已。那些老的新的村事总是分着我的心。

这本书的写作，应该说始于二十年前，断断续续受到几家大刊物、大编辑对我的“呵护”，先期为我发表了一些

文字，便鼓励了我现在成书的勇气。

我愿这本书做得好看丰满些，又和编辑刘稚女士商量，自己做了插图和装帧。但好看和丰满这又成了一个和艺术有关难以公断的问题，算自己的一次开心而已。

铁扬 记

二〇一四年大暑

目 录

一

美的故事

美的故事 3

团子姐 10

丑婶子 19

李八石和胖妮姑 31

伟人马海旗 38

梦字兄弟 48

姚氏兄弟 51

名伶大绿菊的肋骨 54

二

母亲的大碗

亚细亚鸡蛋 59

父亲的墓碑 66

母亲的大碗 75

大哥的医术 83

姐姐的舞蹈 91

奶奶的世界 101

缅怀纯洁 112

《哀乐》闲话 118

我见过伊沢洋 124

远去的笑声 131

三

点豆记

- 点豆记 143
最美的菜蔬 147
请喝酒 149
游吟诗人 151
打场上供 156
千户鸡 160
劊猪匠转悠 162
引火者 165
投芝麻 168
待布 172
赶鸟记 175
捉老包 178
天皇皇 地皇皇 182
晒太阳 188
卖花生 189
馍馍车 190
卖洋布 191
吹牛伴你成长 192

四

没有风的日子

- “小格拉西莫夫”的事业 197
“河里没规矩” 211
午夜喂牛者 217
铁匠山 221
通往水库的路 227
没有风的日子 234
小黄米的故事 240
女店主菊菊 245

五

我与于长拱

我与于长拱 261

我与曹思明 271

我与贺昭 278

我与周思聪 288

我与李明久 293

我读白寿章 296

巧遇鲁若迪基 299

六

大暑记事

大暑记事 309

面对石头 329

生命的奇观 341

七

域外记

- 夏天在莫斯科 349
丹麦啤酒中国杯 352
北欧人与艺术 355
“丹麦第一汤” 358
奥胡斯的艺术节 361
洁净的小城丽坡 364
哥本哈根的周末 367
陶玲和撒哈 370
甘宝华的故事 373
莫奈的湖 377
寻找海默休依 383
特列加科夫为什么？ 387
寻找诺尔德 391

八

人生与艺术

- 我的人生与艺术 397



—

美的故事

